



本土文本

阿香足疗店（小说）

□ 王嘉祥

红枫新村里有个阿香足疗店，生意一直红红火火。

当初，王阿香刚从扬州到通城来开店，还是个黄花闺女，现在，她已有了个18岁女儿。可是，老年客人仍习惯称她香妹，年轻人则多叫她香姐。

阿香熟悉新村里很多人，知道很多事情，知道很多人的家事。这不是她刻意打听或有意刺探，而是新村的居民进店，或足疗，或修脚、治灰指甲，她喜欢手里忙乎着，嘴里有一搭没一搭地与客人闲聊，什么家长里短、儿女情长，聊着聊着，她心里就有了人物，也有了故事。阿香善解人意，很会安慰人，客人们大凡有点什么心事，或者有个大小心结，进了足疗店后，先是感到脚上泡得舒服，接着觉得浑身舒坦，与阿香不紧不慢的“话疗”后，心里也变得格外地舒畅。就此，时常有客人夸赞：“阿香的足疗店，其实也是个心疗店。”

有天晚饭后不久，阿香足疗店来了一位新客人，看上去有60多岁，老人头戴一只黑色棒球帽，身穿一套旧军装，虽说褪了颜色，但洗得干净，整得平服，他神闲气定，举手投足之间，透着军人特有的气质。

客人刚在沙发上落座，阿香就端上一只腾着热气的大木桶，桶里的水面上浮着一块香皂大小的中药包。阿香照例热情地招呼客人，脱去鞋袜先泡脚，老军人只将左脚伸进木桶。阿香伸手想去帮他脱掉右脚的鞋袜，却被老军人一只粗壮的手，执意挡住了。

他淡定地说：“就泡一只脚。”

就泡一只脚？阿香开了多年足疗店，还是头一回碰到这样的客人。见老人一脸严肃，她觉得不便多问，也不敢多问。

通常做一次足疗，每只脚约需半小时，包括松肩、揉颈、敲背，总共一个多小时，收取60元服务费。老军人只做一只脚，又是新客，阿香除细心按摩了半小时外，又多做了10分钟，也只收30块钱。此时，老军人爽爽地站起来，轻松地掸了掸衣裳，用微信支付了60元后，转身即走。

阿香立即追上去：“大叔，你只做了一只脚，哪能收这么多钱？”一边说，一边从坤包里掏出3张10块钱纸币，塞给老人。

“虽然只按摩了一只脚，但我两只脚都感到舒服啊，该付全款！”老人幽默且满意地说罢，把钱放在吧台上，抬脚出了门。

“两只脚都舒服？这怎么可能！”阿

香感到有点云里雾里的，她一边喃喃自语，一边把30块钱塞进信封里，怕自己忘记，提笔在信封上写下“待退款”三个字，丢在吧台的抽屉内。

打这以后，老军人每隔10来天，顶多半个月，就来做一次足疗。照例只做一只脚，阿香总坚持收30元，老军人依然付60元。这一来二去，两人渐渐熟悉了，阿香打听到老军人叫卞松涛，是个自谋职业者。她想了解那只脚是个什么情况，老卞却含笑点头不语，阿香更觉迷惑重重。像这样总多收老人的钱，阿香感到心里越来越不安。

阿香的女儿叫秋月，聪明乖巧，正读高一。有天放学回来，秋月拿了一本教辅书，给妈妈念了一篇题为《九肢岭》的文章：说是某年某月，在边境自卫反击战中，我军在崇山峻岭里临时搭建了一座野战医院，负责抢救包扎伤员和向后方转运重伤员。因战斗惨烈，伤员较多，加之南方天气炎热，多个战士伤口化脓不得不施行截肢手术。仅仅三、四个月内，就先后为9位战士截了腿，医护人员将这一条条原本鲜活的肢体，用白布裹着写上姓名，无奈地埋在坑里填上土，堆成了一个酷似半个地球仪状的大土包，并在四周栽上了九棵小松树，又在土包上栽满了三角梅、映山红和秋海棠。

战争结束后，野战医院奉命撤离回昆明，两位负责手术的年轻护士，难忘那留在山野的九条英雄腿，就从子弹箱上拆下一块木板，用棉球蘸上红药水，在上面工工整整写下了“九肢岭”三个大字，钉在两米多高的木柱上，插在大土包顶端。护士的几个毛笔字，说不上有多优秀，但却透着女性的刚强和柔情……

秋月念完文章后，忽闪着大眼睛问：“妈妈，这些只剩一条腿的解放军叔叔，现在都在哪里呢？他们走路有多难啊！”

阿香边看边想，自己就是南疆边境自卫反击战那年出生的，这些伤残军人应该都是年过六旬的老人了，他们都是当代最可爱的人，这“九肢岭”与卞叔有关联吗？……她在心里作了种种设想，却没有听清女儿问的什么。

第二天晚上，恰巧卞叔来做足疗。阿香照样热情周到地服务，其间，她故作漫不经心地询问：

“听说南疆的麻粟坡烈士陵园旁边有个‘九肢岭’，卞叔是老军人，您知道吗？”

一听到“九肢岭”三个字，阿香看到卞叔像被电击了一般，身体微微震动了一下，眼眸里随即闪出一道亮光，过了



好一阵，他才点了点头，这让阿香有了意外的收获。她模仿电视节目主持人的语气，问道：

“卞叔一定熟悉‘九肢岭’！有什么故事与我们分享吗？”

老卞两眼望着前方，右手的中指轻弹茶几，发出有节奏的声音。许久，他才冒出一句话：“‘九肢岭’是后来人取的名，在那块土地里藏着我们昨天的梦！”卞叔语调有点哽咽，他没有把话继续说下去，站起来付了款，转身便离开，很快消失在人群中。

转年，仲春某天，秋月在放学回家的路上，被一辆运送渣土的工程车，不幸压断了左小腿，施行截肢手术后，秋月养息了一段时间。阿香带她找到一家假肢修配站，打算给女儿装个小腿。检查、打模、放样，正打算缴费，却见从门前的机动车三轮车上，走下来一个人，阿香见是卞叔，心里不禁一热。她扶着拄了拐杖的秋月迎上去，脸上挤出一个微笑，却掉下两行热泪。

“不幸与未来，不知哪个先来。既然来了，我们就正视它。”卞叔一边安慰一边轻轻拍着秋月的肩膀。

阿香抬头环顾门诊室，这才发现正面的墙上写着：“春苗假肢修配站”七个大字，上面有一枚盘子大小的八一军徽，下面写着站长：卞松涛，另有六七个成员的名字，她一个也不认识。阿香转悲为喜，又再次拜托卞叔，请求他多关心秋月。

一个多月后，阿香接到通知，假肢已定制好，说遵照站长的嘱咐，为秋月定制的假肢，选用的是最好的进口碳纤维材质，要她带着女儿快点过来安装试走。

阿香骑电动车带着秋月赶到假肢站，老卞早就在等候她们。工作人员用心给秋月安装后，开始行走训练，又教她们假肢维护的常识和方法。老卞鼓励秋月：“中国有独脚飞行员，独腿登山运动员，独腿将军。他们虽然只有一条腿，但照样走出了光辉灿烂的人生……”

老卞撸起右裤管，她们惊讶地发现，老人果真也是条假腿！秋月受到同为残疾人的鼓励，便两手抱住老卞的腰，亲热地说：“卞爷爷，我跟着您走，沿着爷爷们的足迹走！”

自从发生车祸后，阿香首次看到女儿的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。她的双眼渗出兴奋和感激的泪光。阿香趁老卞不注意，悄悄放下一只装有两万元的大信封，但还是被老卞发觉了。他抓起厚厚的信封，塞进了阿香的坤包，又拿出一只U盘交给秋月，嘱咐她回去抽时

间看看，就知道这里为啥免费。

当晚，秋月做完作业，就急着喊妈妈一起，在电脑上观看U盘的内容：视频中，万炮齐射，曳光弹划破夜空；敌军丢盔弃甲，节节败退；前沿阵地上，八一军旗在硝烟中猎猎飘扬；一副副抬着伤员的担架，急速转往战地医院；无影灯下，截肢手术正在紧张进行中……

画外音：卞松涛等九名被截肢的老兵，退伍回乡后，由政府免费为他们全部装上了假肢。然而，这批伤残军人相继选择了自主创业，参与乡村振兴，建设新农村。他们捐出国家所发的伤残军人抚恤金，创办了“春苗假肢修配站”，免费为因病或交通等意外事故致残的青少年安装假肢，让春苗们活出别样的人生……

看完U盘，阿香的心灵受到了巨大的震撼。她躺在床上辗转反侧，几乎一夜未眠。

秋月发誓，一定要好好读书，传承发扬爷爷们不屈不挠、英勇顽强的精神，去创造美好的未来。

清明节前几天，阿香足疗店门前贴出一张告示：“因去南方省亲，休业数日，敬请新老客户相互转告。”

新村的老客户都知道阿香家住扬州市邗江县城，没有听说南方还有什么亲戚。大家挂念阿香，打她的手机，又都是关机状态。

在清明节当天，有人从抖音里刷到一个个醒目的视频画面：阿香带着女儿，在南疆的麻粟坡烈士陵园，正在为多个烈士碑系她亲手缝制的红领巾。尔后，她们又赶到“九肢岭”，将红领巾系在九棵已高达七八米的松树树干上。山风轻轻吹拂着，像一支支燃烧的火炬，在青松翠柏从中煞为壮观。

“妈妈，快来啊，这大理石壁上刻着卞爷爷的名字呢！”

阿香急忙走过去，果见九条英雄腿的主人姓名，他们截肢时年龄都才20岁上下。望着镶嵌在大理石壁上九位军人的照片，一个个那么青春稚嫩；尤见卞爷爷当年的脸庞，是那样英俊帅气，母女俩竟久久说不出话来。

她们从“九肢岭”上挖回一株杜鹃，小心翼翼地捧在怀里，登上了返程的高铁。

从这一天开始，细心的红枫新村居民发现，阿香足疗店门前，挂出了一块红底黄字的新招牌，上面写着：“凡伤残军人进店足疗，一律免费！”

招牌正下方，摆着一盆生机勃勃的杜鹃花，那花儿开得红艳艳，红得像天边的云霞。



鹃啼濠西（散文）

□ 贾涛根

已经有好几年的夏日，在我们居住的濠西园社区，常常可以听到“郭咕、郭咕……”的清脆鸟鸣声。有时清晨醒来，打开窗户便听得这连续而重复的响音，由远及近从上空掠过，再由近及远地消失在远处的楼群里。

我是一个拍摄鸟类的爱好者，对本地的野生鸟类有一些了解，所以知道这是大杜鹃的啼鸣。这种俗称为布谷鸟的鸣禽，体形比小区里常见的珠颈斑鸠（本地人叫“禾鸽子”）略大些，形态上也有些相似。大杜鹃的上体和两翅都呈灰褐色；腹部和两胁白色，密布黑色细条状的横斑纹；黑褐色的尾羽边缘两侧有白色斑点，尾端则有显著白斑；喙的颜色为上灰下黄，脚为橘黄色，眼圈也是黄色；据我的观察，此鸟雌雄的羽色相差不多。大杜鹃是一种益鸟，能够消灭大量林木害虫，对植物保护和维持自然生态平衡具有重要的作用，是国家三有保护鸟类。

据资料介绍，大杜鹃不属于濒危的鸟种，是分布于整个亚洲、欧洲和非洲的夏候鸟。它们在欧亚大陆的温带和亚热带地区繁殖，秋后则迁徙到非洲和东南亚地区过冬。所以，这几年在我们濠西园社区出没的大杜鹃，应该是从东南亚或非洲万里迢迢地来到我们社区的旅居者。大杜鹃是一种能适应多种环境的野鸟，但多栖息于山地、丘陵和平原地带的开阔林地，以及乡村茂密的高大树木上。从清明到盛夏时节，在

市的郊野和县区可以经常观察和拍摄到大杜鹃，而在城市的闹市区却很少见到它的踪影。

前些年在五山地带，从狼山前面的老植物园，到军山东南麓的草荡丛林，时时可以听到大杜鹃的鸣叫声，清晰而响亮地在山谷间回响。我们循声寻找它们的踪迹，往往能拍摄到各种形态的清晰图片。开沙岛则是栖息大杜鹃更多的地方，那儿江滩和大塘湿地里有大片芦苇荡，大苇莺等许多小鸟在里面营巢和孵卵，这为不会筑巢的大杜鹃，把蛋寄生在别的鸟巢里代为孵育提供了方便。因此，常见大杜鹃在芦苇荡里飞来飞去，或者站在大塘河岸的电杆电线上啼叫，拍摄起来比较容易。而在南通市各区大杜鹃则罕见，数年前我们观鸟爱好者在南通博物苑，曾发现有两只停歇在高树上。至于连续数年在闹市区的居民小区里栖留，濠西园可算是个例外。

那么，为什么大杜鹃如此钟情濠西地区呢？我认为这是因为此处有着适合它们栖息的生态环境。濠西园多是一些老旧小区，住宅楼大多建设于上世纪九十年代，小区的布局里，绿化面积比较大，树木经过多年的培植，如今已经是郁郁葱葱的一片绿色。就拿我居住的华迪小区来说，庭院里的香樟、广玉兰、雪松、银杏等大乔木，不少长得快要超出多层住宅的楼顶，石榴、海棠、桂花、枇杷等灌木花树，常年呈现枝繁叶茂，加上绿荫和草丛，密布而杂乱的绿化带，成了野

生鸟类的乐园。天刚亮，鸟儿就叫声一片，乌鸫、八哥、白头鹎……竞相展示歌喉；大白天，斑鸠、鹊鸲、麻雀……满地寻觅食物；不时会发现椋鸟、文鸟、鸦雀等一群群地钻进茂密的树丛。不过，这些留鸟因司空见惯而不为人们所留意，而大杜鹃这个远方来的稀客，才会受到我们这些观鸟人的关注。

大杜鹃之所以来到濠西地区，无疑是发现了这儿有它所需要的绿色生态环境，以及关注生态文明和爱护野生鸟类的业主居民。当然，更实际的原因是大杜鹃夫妇，看中了小区高树上那一个个正在孵化小鸟的鸟巢。到了繁殖后代的季节，这种不会筑巢，惯于把自己的蛋偷生到别的鸟窝中，由别的鸟代为孵育的寄生鸟类，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寻找适合寄生的鸟巢，确保完成自己繁衍后代的使命。每年春夏之交，小区高树浓密的枝叶间，潜藏着不少人们不易发现的鸟窝，这正是大杜鹃所寻觅的目标。

例如我们小区的留鸟白头鹎较多，这种俗称为白头翁的小鸟，巢都营造在高大乔木的枝丫间，巢里一般孵化四五个性，这正是大杜鹃比较理想的一种寄生巢穴。找到寄生巢后，大杜鹃会等待宿主鸟外出时在巢里生蛋，让宿主鸟替它喂养雏鸟到毛翼丰满，能自行觅食为止。连续好几年的繁殖季都有大杜鹃来濠西园，说明在这里的寄生繁衍很成功。今年清明刚过，就有大杜鹃停歇在小区居民楼的高处，翘动尾巴不断地

题图：大杜鹃 贾涛根

江海新韵



我以为月光如银的八月（组诗）

□ 童国华

◎ 八月不远

梅雨之舟淌过夏日
远岸不远
沉睡的星星打捞八月！

八月不远

在浓荫的深处
我有一个梦在青春的尽头！

是什么逼近了那些日子
流年太慢，思念绵长
迷乱的耳语能驱走回忆？

你哪里来
一个摇曳的孩子
忧郁的风往哪里吹？

◎ 在八月最明净的夜空

我们目光，这时
如那些轻快的琴曲
在八月最明净的夜空中
流水般涌动

千里共享这一片清辉
我们的思念一如在银河
在繁星的海洋
在一首揪人的唐诗里
天涯共

在八月最明净的夜空中
偶尔听一声轻轻的叩门声
那是夜风带着她的消息
悄悄地跑来

◎ 月光皎洁

月光皎洁
一切远行
都在举目中到达
十七岁花儿
在蓝色天空上
大地，一封遥远书信

月光皎洁
从前的诗人卸下
马鞍，安睡故乡
远方一方摇晃的眠床
飘越千山万水

月光皎洁，窗台
画出八月的暗香浮动
疏影临摹无言

思念临摹长夜
我临摹了谁的等待？

◎ 望月遐思

明亮的星河
永远不端走这人间银盘
岁月的杯盖子
只是浅浅搁置在遥望中

传说真的这么抽象吗
每一个遇见都会
记得吴刚伐桂的故事吗？
纯净的夜空变得无限遥远

为何，那不是一张
圆圆的小脸蛋在悠悠期盼
今夜一双轻轻抚摸的手
显得多么的温情迟缓

像一次对话温文尔雅

像一个深情拥抱脱颖而出
如果真的嫦娥能捧出桂花美酒
此刻月华朗照不问今宵何年！

◎ 我以为月光如银的八月

我以为今夜会升出唐诗
会溢出十八岁那年的情人
垂下浓浓睫毛时
说过那甜甜的一句

我以为秋到长安
记忆中的微笑
会如初绽的江海
飘香少年寂寞的时节

我以为那年深情的一曲
是行香子 是玉楼春
是旧城的橄榄下
在校园的草坪上
在所有的未能相逢的心灵里
圣洁地吟唱

我以为月光如银的八月
倘拾每一颗露珠
都会有无限的爱恋

远方用看得到的脸
摸不着的手
抒写白驹过隙的思念
广场上正唱着一支想你的歌
这支歌没有尽头无穷无尽！

